



朱子文語纂編

四下

□ 13
3203
7



3203
7

昭和十八年二月
金子志郎氏贈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五

凡一百五十七條

與劉子澄曰熹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却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
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
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
便是此事文集下同

答許順之曰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
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
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

答劉平甫曰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
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

答劉平甫曰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

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答何叔京曰。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程允夫曰。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

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

答陳明仲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曰。克己之目不及思。熹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

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

答任伯起曰：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答蔡季通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答廖子晦曰：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卽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

此。卽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

答路德章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答符復仲曰：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李處謙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

答杜仁仲曰：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旣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旣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

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答孫吉甫曰。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語類下同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根不點地。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剗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

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

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

令頃刻悠悠憤憤。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為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

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

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江西人大抵用心籠。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旣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旣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輕易是非他人。最學者大病。是是他是。非是他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旣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功夫也。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

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礮。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

朱子語類卷五十一
眼前道理畧理會得些便自以爲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
會到至善田地

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尙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

己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毫勉強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心人皆有之閑時皆知惻隱及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爲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爲及至顛冥於富貴而不知耻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

表裏都一致。方得。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爲內交要譽而然。然却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惻隱羞惡。所謂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爲善。永不能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越沒干涉矣。

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恁地做。却被意從後面牽將去。且如心愛做箇好事。又被一箇意道不須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不孝底意思牽了。所謂誠意者。譬如飢時便喫飯。飽時便休。自是實要如此。到飽後。又被人請去。也且胡亂與他喫些子。便是不誠。須是誠。則自然表裏如一。非是爲人而做。求以自快乎己耳。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盤。方立得脚住。若無這箇。都靠不得。

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心在這一事。不可又夾帶那一事。若自家喜這一項事了。更有一事來。便須放了前一項。只平心就後一項理會。不可又夾帶前喜之之心。在這裏。有件喜事。不可因怒心來。忘了所當喜處。有件怒事。不可因喜事來。便忘了怒。且如人合當行大門出。却又有些回避底心。夾帶在裏面。却要行便門出。雖然行向大門出。念念只有箇行便門底心。在這裏。少刻或自拗向便門去。學者

朱子語類卷五十一
到這裏須是便打殺那要向便門底心。心如何不會端正。這般所在。多是因事見得分明。前在漳州。有一公事。合恁地直截斷緣。中間情有牽制。被他撓數日。忽然思量透。便斷了。集同官看覺。當時此心甚正。要知此正是正心處。

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才遇著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著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也是不正。

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醞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了。又却長留在

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爲物所係縛。旣爲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

問范忠宣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說恕己。便己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己與愛己字不同。大凡知道者出言自別。近觀聖賢言語。與後世人言語自不同。此學者所以貴

於知道也

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爲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

爲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爲他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爲己謀。必盡爲他人謀。不曾著心。謾爾如此。便是不忠。

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

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

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

一套事。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蘖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我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脚根。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意自任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

朱子語類卷五十一
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
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
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
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
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爲王者兼有
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
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
惟其搜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
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
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
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
不可不省察也。

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

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

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日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
須是立志爲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問。一日用其
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
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
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
恁地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
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因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
手便煖。在這脚上。脚便煖。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
患力之不足。聖人又說道。亦有一般會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可
見昏弱之甚。如這般人也。直是少。

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濶。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

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棹子四脚。若二脚便是不全。不息是常用也。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

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問。秦漢以下。甚麼人可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得如何。那拖泥帶水底。便是慾。那壁立千仞底。便是剛。

人之資質。千條萬別。自是有許多般。有剛於此。而不剛於彼。底。亦有剛而多慾。亦有柔而多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慾。自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得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爲所屈也。此人

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著工夫。

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淳粹。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古人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

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

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

叔器問先識聖人氣象如何。曰也不要如此理會。聖賢等級自分明。如子路定不如顏子。顏子定不如夫子。只要看如何做得。到這裏。且如願車馬衣輕裘。做之無憾。自家真能如此否。有善真能無伐否。有勞真能無施否。今不理會聖賢做起處。却只去想他氣象。則精神却只在外。自家不曾做得著實工夫。須是切問而近思。向時朋友只管愛說曾點。漆雕開。優劣亦何必如此。但當思量我何緣得到。漆雕開田地。何緣得到曾點田地。若不去學他做。只管較他優劣。便較得分明。亦不干自己事。如祖公年紀自是大如爺。爺年紀自是大如我。只計較得來也無益。叔器云希顏錄曾子書。莫亦要如此下工夫否。曰曾子事雜見他書。他只是要聚做一處看。顏子事亦只在眼前。也不須恁地起

模畫樣而今要緊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後不似聖人因甚後只似常人就此理會得自是超凡入聖或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乏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做未能忽然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做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

熹問顏子不遷怒先生因語余先生宋傑云怒是箇難克治底所謂怒逆德也雖聖人之怒亦是箇不好底事物蓋是惡氣感得恁地某尋常怒多極長如公性寬怒少亦是資質好處

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廳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

問冉求自畫曰如駑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騏驎然且行向前去

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者多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

問孟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

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

今人信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路與人。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

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何爲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何得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查滓。故我之心。淘來淘去。也要如聖人之心。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真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著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

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尙或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間體驗之。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

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

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會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從胡安定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厲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

某病中思量。曾子當初告孟敬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只說出三事。曾子當時有多少好話。到急處都說不辦。只撮出三項如此。這三項是最緊要底。若說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上面又大段長進。便不長進也。做得箇聖賢坯模。雖不中不遠矣。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訓僞云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朦朧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或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爲仁。須說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問先生適說克己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著力下手處。更望

力爲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常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齋。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爲天理。便知其爲人欲。既知其爲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

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底物。但爲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

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

人到得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

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卽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問先事後得。非崇德歟。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

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爲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爲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

問克伐怨欲不行。曰不行。只是遏在胸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

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剷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剷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剷去。若只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閒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閒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剷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剷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剷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剷去之。才發便剷。自到熟處。

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污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小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只見沉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究竟之義。今人多是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如說道理亦是如此。初間錯些子。

少間只管去救。救來救去。越弄得大。無不如此。如人相訟。初間本是至沒緊要底事。喫不過。胡亂去下一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搔擾。末梢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之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

問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因言秦檜之事云云。其所以與張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薦他作宰相。而薦趙丞相。故後面生許多怨惡。蓋皆始於此耳。

朱子文語纂編卷五
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因論
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
以無暴其氣。今人旣無此。不知如何而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
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
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
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
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
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
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

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
爲。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
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
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
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
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
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爲人。語孟中諸
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
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
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况當世
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

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粗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見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工。如顏子聖人也。

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天地之氣。無所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

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徇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

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著將道理養到浩然處。

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粗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

聖人說話是趨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

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且說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人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又曰。張子韶說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點做一句。看他說以聖人之所難克。這正是聖人因責人而檢點自家有未盡處。如何恁地說了。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更除不得。須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自家不穿窬。便教

你不穿窬。方喚做恕。若自家穿窬。却教別人不穿窬。這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這也不是恕。雖然。聖人之責人也輕。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教他且存得這道理也得。小人革面教他且革面也得。又不成只恁地也。須有漸。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是不足。

聖人但知義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爲耳。衆人則以爲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甚易。蓋

朱子文集卷五
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
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
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
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
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
而已矣。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
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
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
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
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

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
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
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
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爲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
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
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
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
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
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
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
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

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爲心病某前日病中閒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

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耳鼻目四肢之屬曰固是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事事有箇恰好處因言滎陽王哀樂過人以其哀時直是哀纔過而樂亦直是樂情性之變如此之易不恒其德故也

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

爲學自是要勇方行得徹不屈懾若纔行不徹便是半途而廢所以中庸說智仁勇三者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智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

悔陽而吝陰厲多是在陽爻裏說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日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起坐可以知人之貴賤

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

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著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守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履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爲。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己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爲善。有惡以間之。爲不善。又有愧

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去。後。此最學者所宜察。

陰體柔躁。只爲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

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

問。程子說感應。在學者日用言之。則如何。曰。只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如王文正公平平生儉約。家無姬妾。

自東封後。真宗以太平宜共享。令直省官爲買妾。公不樂。有沈倫家鬻銀器花藍火筒之屬。公嘖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復呼直省官求前日沈氏銀器而用之。此買妾底便是。感買銀器底便是應。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汗染人。須當填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是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一錄云。只消當下遷過。就他底。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

始得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做去。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卽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麤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麤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工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强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檢點。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

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

嘗不知。亦是如此。因言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程子以爲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且看仲弓之問。未見其爲私意。然其心淺狹欠缺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著處。便是惡。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道夫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卽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

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裏教人做。如喫飯須是口。寫字須是手。更不用說口喫手寫。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旣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爲一醫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爲難治。

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爲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舊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

朱子文獻集卷五
自棄自暴之人耳

某氣質有病多在念憶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變化氣質最難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

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糊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居甫如僧家禮懺今日禮多少拜說懺甚罪過明日又禮多少拜又說懺甚罪過日日只管說如浙中朋友只管說某今日又如

此明日又說如此。若是見得不是，便須掀翻做教是當。若只管恁地，徒說何益。如宿這客店不穩，便明日須進前去好處宿。若又只在這裏住，又說不好，豈不可笑。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質，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

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日同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必大初見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己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反而躐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能如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蔽，不能頓革，當以漸消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為善去惡之際，固已為之繫累，不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

如何。曰要得如此。必大。又曰。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昨夜與先之說。思則得之。纔思便在這裏。這失底。已自過去了。自家纔思。這道理便自生。認得著。莫令斷始得一節斷。一節便不是。今日恁地一節斷了。明日又恁地一節斷。只管斷了。一向失去。

胡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昌父曰。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

朱子語類卷五十一
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

彥忠問。居常苦私意紛攪。雖卽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閻丘次孟言。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他本平鋪地說在裏。公却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面。可知是恁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某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地叫喚來。又舉曲禮成誦。先生曰。但曲禮無許多叫喚。曰。次孟氣不足。曰。非氣不足。乃氣有餘也。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頽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椅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椅坐。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早辰會僚屬治事訖。復穿秉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

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却瞌睡豈以某言爲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叫客將掇取秦兵曹坐椅子去問徐後來做宰相却無聲譽曰他只有治郡之才

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確磴色色皆備先生曰旣是如此下山來則甚世昌曰陸先生旣有書院却不曾藏得書某此來爲欲求書曰緊要書能消得幾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來思之這般物事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

財猶膩也近則污人豪傑之士耻言之

卷之五終

